

海波
著

枪炮

GUNS HOU

炮浴血火 枪造山河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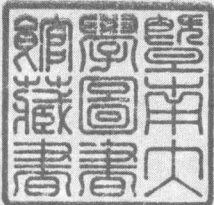
一部国仇家恨、民族大义、强兵强国交织的恢宏史诗

著名作家海波同名电视剧原著作品
另类史学角度 首揭晚清谜底

西苑出版社
XUYUAN PUBLISHING HOUSE

7247.57
2012520

阅 览



海波 著
GUNS HOU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枪炮侯 / 海波著 . — 北京 : 西苑出版社 , 2011.11
ISBN 978-7-5151-0131-6

I . ①枪… II . ①海… III . ①纪实文学—中国—当代
IV . ① I2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1) 第 231493 号

枪炮侯

作 者 海 波
责任编辑 刘小晖
文字编辑 李 涛
出版发行 **西苑出版社**
通讯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阜石路15号 邮政编码: 100143
电 话 010-88637169
传 真 010-88637287
网 址 www.xycbs.com E-mail: lxh7@sina.com
印 刷 北京亚通印刷有限责任公司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
开 本 710mm × 1000mm 1/16
字 数 600千字
印 张 35.5
版 次 2011年12月第1版
印 次 2011年12月第1次印刷
书 号 ISBN 978-7-5151-0131-6
定 价 59.80 元

(凡西苑版图书如有缺漏页、残破等质量问题, 本社邮购部负责调换)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中国有一枪炮神匠戴梓，其制造的28珠连环铳，久为各方势力窥伺。英国人赫顿“偶遇”握有此绝密的门大师傅，为南下广州的侯久满送来。

侯久满以慈禧所赐的“万岁牌”为幌，四方集资，名为打捞金船，实则编练海盗武装，专事抢劫贩卖洋烟与转运军火的船只，从而掘得“第一桶金”，开创“枪炮大业”。

清廷上下，光绪与慈禧，势若冰火；李鸿章和袁世凯，各藏心机。侯府内，侯久满与慈禧赐婚的密使阿尔萨兰明争暗斗，而革命党早已悄然生根。

一时间，被告密，被监视，被暗杀，云波诡秘。却无人知晓，监视者身后藏着另外一双眼睛……

1894年（甲午）春。广州郊野，遍野新坟。一支庞大的戴着鬼面的跳神队伍将一团团纸钱抛入天空，队伍不断闪避着路上倒伏的男女老幼。其后不远，数十囚徒推着十余辆堆满尸身的板车，不断有人浑身抓痒。黑布蒙口的清兵相距百步，持枪押送行至一沟壕，囚徒便将尸首抛入。当最后一具尸首入坑，清兵统领阴鸷地朝属下也斜一眼，枪声骤响，囚徒纷纷栽入坑中。清兵将板车也蹬进壕沟，丢入火把，瞬时烟火飞腾。

入夜，广州的街道上，相隔数米便有柴堆烟熏火燎，行人或布巾蒙口，或掩鼻疾走。一围棚前，清兵拦路：“衙门有令，无论贵贱，男丁均得入尿棚，留尿驱邪！”不断有衙役从棚中提出尿桶，泼于柴火，秽气冲天。

一个小脚女人扎着蒙口布，提着药包，匆匆而行。一队戴着口罩的洋兵纵马驰来，棍棒乱飞：“离开租界！华人全都离开租界！”那小脚女人被冲倒，爬起来跌跌撞撞地奔逃。一洋兵浑身抓挠，摇摇晃晃坠落柴边，洋人军官看了看：“先别管他！他也被传染上了！”

深夜，一封电报从天津发出：

急，大日本帝国战时大本营：今春，清国广东省大片地区及英属香港，爆发严重鼠疫，亡者已在14万之上。现清国人心惶惧，民情摇荡，社稷糜烂不堪……

目前清廷上下，束手无策，以致刚参加完渤海校阅的粤洋水师，不敢南归，声言愿留北备战，遏阻我帝国海军进兵朝鲜……

广东番禺的侯府花厅，六十余岁的致仕总兵侯武魁与几位乡绅正紧急议事。侯爷的气力明显不足：“各位老爷，这该敬的神敬了，该跳的鬼跳了，可痒子病仍不见去，不消数日，我等桑梓将绝户绝村，大家都是同宗，说服族人及早逃难，恐已在所难免。”

某乡绅：“侯爷，纵使我等带着乡民跑得再快，还能快过痒鬼阿公的腿吗？往年此时，侯爷虎子例行回乡办差，还是再熬几日，听听贤侄酒满有何办法吧。”

侯爷咳了几下：“犬子行伍，回不回来，几时回来，岂有定规？还是我等快拿主意。”

那小脚女人匆匆走入侯府，摘下蒙口布。47岁的侯酒满的妻室侯夫人（侯杨氏），穿过庭院，直入伙房。

乡绅叹息一声：“唉，据讲这痒子病是从云南一路传来的，按说原汤化原食，以原乡风俗请病魔还乡，是个上策，但云南的敬鬼之仪不仅怪异，绝难效法，甚至，都令人难以启齿。”

“不管什么仪礼，说来大家听听。”侯爷道。

乡绅看看门口：“没有女眷吧？”

“快讲。”

乡绅低声：“用妇人抬一小儿棺木，游街。只是那妇人，得……得赤身裸体，脱得精光。”

“啊？！”众人皆惊。

乡绅：“说是只有那样，痒大老爹才会觉着无颜见人，羞臊走避。”

众人面面相觑。

乡绅试探：“侯爷，要不，从妓寨重金雇一女子，行此勾当？”

侯爷瞪了他一眼：“用那种女子，岂不更加惹恼痒鬼阿公？！再说，即便是妓寨女子，又有哪个愿意大庭广众一丝不挂？”

侯夫人端着汤药走来，在门边闻之一怔，蹙眉转身，但侯爷的咳嗽又令她站住。

侯爷越咳越凶：“多出些银子……找个良家女子吧。广东虽是开化之地，但也不要搞得那么不堪，着短裤、肚兜，想必痒鬼阿公也很不好意思了……”

侯夫人垂着头，急步走入：“老太爷，快些用药吧。”

侯爷抖抖地接过药碗，问：“下人呢？”

侯夫人：“……回老太爷，昨夜一觉，五个仆妇帮佣，全都没有再醒。”

侯爷怔了一下，倏然一口污血呕进药碗，歪栽倒地。侯夫人扑跪大呼：“老太爷！老太爷！……老太爷……”

侯爷一口接一口呕着黑红的血，侯夫人哭喊着：“老太爷，您可不能走啊！侯府只剩下您的两个孙子、孙女啦……”

乡绅们看着，畏惧地一一闪躲出门。

侯爷艰难地抬起臂膀，指着门外：“酒满……酒满回来……叫他救人……救人……”说着那臂膀骤然落下。

天津，直隶总督行署衙门的斜对面，有一个游戏摊子，36岁的炮弁侯酒满，不断举起一支支手銃似的弩箭，射着百步外藏有炸药、虎豹形状的小靶。箭箭不虚，脆响一声接着一声，侯酒满兴致勃勃，摩拳擦掌。

上了年纪的摊主赞道：“军爷真是一流箭法！”

侯酒满：“哪里是标下箭准，分明是您的家伙上乘！您这弩，简直支支不比标下的这管洋枪差。”

“军爷这话，小老儿可不爱听。您腰里的那东西顶多30步内有准，小老儿这弩，单单射远就在它的三倍之上。”

“嗯，这话不假。”

摊主又神秘低声：“如果军爷是有缘之人，有朝一日，小老儿让您见见咱中国的28珠连环銃。”

侯酒满一怔，骤然翻脸，扔了弩，攥住摊主手腕拽到一旁，低声喝问：“你是何人？！竟敢传讲 180 年前的一桩谣言！”

摊主笑笑：“那可不是谣言，28 珠连环銃前有高祖，后有贤孙，家有赫赫大名。”

侯酒满：“我知道这传闻里有个叫做戴梓的人，他制造的大炮，还帮着康熙爷平过三藩。可这戴梓后来开罪朝廷，流放辽东，你怎敢炫耀大清犯臣？！”

“莫慌，莫慌。”摊主眯起细瘦的小眼，“军爷，是不是又要打仗了？”

侯酒满又一怔：“……你到底是什么人？！”

此时，一清军老兵呼吼：“哪个是水师的侯酒满？”

“标下在！”侯酒满忙应，掏出颗碎银塞给摊主：“老人家说话留神。”

侯酒满奔到门前，打躬讪笑，“对不住，对不住门政大爷。”

“你是个什么顶子？见中堂大人，不老老实实门前候着！”

“标下足足候了两三个时辰，刚刚走开几步。”

“那是你不懂规矩！有银子给耍把戏的，就没有……”老兵掂着手掌，“嗯？！”

“哟，哎哟，哟……”侯酒满忽然捂住肚皮，扭转身子，“不好，大爷，标下得去趟茅房……”

“混账东西！大人已在传你！”

“是了……是了……”侯酒满推开老兵，按着顶子奔入大门。

摊主远远笑望。

侯酒满跨进签押房，行半跪军礼，朗声呼报：“粤洋水师广甲舰正炮弁五品候补帮带侯酒满，奉中堂大人之命，前来应差！”

71 岁的直隶总督、北洋大臣李鸿章冲着墙，像是没有听见，指划着海图，与站在一旁的幕僚章志腾说话：“日本人在这个佐世保，一下集结了足足十多条兵轮，若仅仅为了觊觎我藩属朝鲜，似乎有些过分。”

章志腾回道：“依中堂大人的意思，难道，小日本还敢碰我大清？”

李鸿章：“贼娘，敢不敢是一回事，至于想不想……肯定是想。”

“我大清水师经中堂调教多年，不说甲坚炮重，仅论吨位，已列环宇第四，亚洲第一，何惧日本一个么么小丑。”

跪着的侯酒满尴尬欲退。

“哪去？”李鸿章像后背长了眼睛，“你不是个五品吗？听听无妨。”

“噫！”侯酒满朝前溜了一眼。

“还有什么谍报？”

章志腾看看侯酒满：“回中堂，我驻日公使禀报总理衙门：日本驻汉城公使大岛圭介，近日回国述职，似乎接了一项……紧急密差……”

李鸿章咳了两声，扬手打断。他转过身，看着侯酒满：“还是先说你的差事吧。起来讲话。”

侯酒满站起身：“谢中堂大人！”

李鸿章：“怎么，好像年年为太后采办荔枝的，都是你。”

侯酒满：“回大人话，兴许是标下故里盛产荔枝，所以该着标下年年跑腿。”

章志腾喝道：“放肆！一个小小炮弁，何称标下？”

侯酒满傲然而答：“大人，虽说炮弁算不上什么官，但论战功，小的绝不在管带、副将之下。”

“好大的舌头……”

李鸿章吭声止住章志腾，点了根雪茄：“……听着，今年的差事有点儿难办，要打仗了，我这里只能给你往年三成的银子。”

侯酒满为难：“中堂大人，标下听说家乡瘟疫肆虐，小民们苦不堪言……”

李鸿章打断他：“这三成的银子还是老夫自掏腰包。志腾，近日修整军械的佣金，放在哪了？”

章志腾看看侯酒满：“……大人……”

“说，老夫一生戎马，从不拿兵弁当外人。”

章志腾：“回中堂，那笔银子放在招商局作股，恐怕动不得。”

“我不管，开张一万两的银票给他带上。”

“嘛。”章志腾应声。

“中堂大人，中堂大人……”侯酒满还想分辩，李鸿章已转向海图。

侯酒满随章志腾行至门口，忽闻李鸿章道：“侯炮弁，若真要和日本人开战，我的那些兵舰，打得赢吗？”

侯酒满站住：“大人……是问标下吗？”

李鸿章：“是。”

侯酒满放大声音：“回中堂大人，如若不涉其他，只就炮论炮，恕标下直言：胜算四六，我四倭六。”

章志腾：“大胆！”

侯酒满跪倒：“大人，标下刚才就想斗胆问一句，大敌当前，听说我水师急报朝廷，添置 18 门快炮的 60 万两银子，突然被挪了地方，是有这样的事吗？”

章志腾：“大胆！”

李鸿章缓缓转回身：“……看你岁数不小了，怎么至今只是个炮弁？有身份吗？”

侯酒满汗颜，垂下脑袋：“……标下……标下年少时，直接考取的水师学堂，连秀才都不是。”

“哦，白身一个，怪不得。去吧。”李鸿章挥了挥手。

“嘛……”侯酒满满脸通红地退出了门。

广州“东西药局”前的柴堆烟火腾腾，衙役们不停地泼着尿。

28 岁的孙中山，戴着口罩向路人施药：“诸位同胞，诸位同胞，不要迷信那些荒唐办法，卫生搞得如此恶劣，瘟疫会更加严重。这是升麻、当归等中药配制的方剂，对刚发病的患者，有些解毒活血的功用。不收纹银，请拿着，请拿着……”

尿棚前，清兵拦住侯酒满：“大爷，请入尿棚……”

“滚！大爷有尿也不尿在这儿！”侯酒满将清兵差点儿搽了个跟头。

“大爷，别为难小的。”清兵指着棚上告示，“您看，这是将军府的告示：大将军爱民，不论贵贱，有难同当……”

侯酒满：“简直胡闹！当年禁烟，英国人打广州，城墙上泼满了粪尿，但挡住洋枪洋炮了吗？！”

“小的也不信这个，可……可……”清兵看见什么，慌忙伏跪。

侯酒满回头，一顶大轿走来，五十来岁的广州将军瑞良从轿中走出。

“将爷。”侯酒满行礼。

肥胖的瑞良看看侯酒满，走入尿棚，露着半截脑袋：“侯炮弁，尿过了吗？”

侯酒满冲着棚子：“回将爷，标下刚才方便在您的衙门了。”

瑞良全身动作，抖着下面：“下次不可糟废。”

“噫。”侯酒满鄙夷地瞥了一眼。

瑞良走出尿棚，甩了下脑袋，护弁们争先恐后地涌入。

瑞良低声问：“李中堂真的只给了你一万两银子？”

侯酒满答：“标下不敢半句打谎。中堂大人的意思，是想请地方上多些孝敬。”

瑞良：“今年老佛爷 60 万寿，本衙的孝敬是本衙的，凭何花银子替李合肥买好？”

侯酒满：“将爷看着办吧，反正北方军情吃紧，总不能叫广甲舰一直在黄埔港趴着。”

“北方吃紧，与我南方何干？本衙还在催我粤洋水师的广乙、广丙两舰，尽速南归呢。”

“将爷……”

“打——”忽然，附近一民宅门口，众多戴孝百姓，将两个穿着白大褂的西洋医生和几个清兵追打出来，“打——，打死这些鬼佬和帮凶……”

“怎么回事这是？”侯酒满拉住一人。

那人翻了一眼侯酒满的清军服饰：“你问我，我还想问问你呢？！”便举着竹杠，继续战斗。

瑞良大叫：“快！快知会沙面的鬼佬兵，过来弹压！”

侯酒满惊愕：“将爷，为何招呼鬼佬？！”

“痒子病乃恶鬼作祟，以洋鬼压土鬼，也是一策。”瑞良慌忙钻入轿子，“侯炮弁，荔枝的事，你自想办法！”

“你……”

枪声突起，租界的洋兵马队冲来，满街大乱。

广甲舰作战室，一只手枪被狠狠拍在海图上。“窝囊！窝囊！要这东西何用！”侯酒满愤怒吼着，“洋人规定，凡未经西医诊治的华人病故，必须解剖尸体，查验是否传染。其实说穿了，还不就是洋人与贪官勾结，借灾索贿！我大清子民，死了还要被洋人开膛挖肚，真真的气炸人肺！”

几名军官麻木地看着。

广甲舰管带吴敬荣阴阴地吹着茶碗里的茶末：“老侯，冲过澡了吗？”

侯酒满鄙夷地道：“吴大人，怕老侯把病带上船来，你何不将广甲直接开到督抚衙门或将军衙门去？”



吴敬荣：“那是你的专差，本官只管运输。听着，李中堂来电报催了，我等是赶回北边候着东洋鬼佬，还是漂在这儿候着痒鬼阿公，横直一样。供奉办得了办不了，本官一点儿不急。”

“你……”

“同上官说话，如何‘你、你’的？！”吴敬荣板起脸，“别自恃多嚼了几年皇粮，就拿大放肆！把那脏东西收起来，莫污糟了我的海图！”

侯酒满一掌拍在图上：“贼皮鼠胆的吴敬荣……”

此时，30岁的广甲舰二管轮黎元洪慌忙取过侯酒满的枪：“大哥，大哥，小弟正有事找您，走……走……”

黎元洪将骂骂咧咧的侯酒满拽到广甲舰甲板上低声道：“息息怒，息息怒大哥，二弟我真的有事……”

“黎元洪，别这么囊囊揣揣的！大声说话！”

黎元洪仍旧低声：“大哥，七弟病了，浑身烧得炭火一般，把兄弟们怕七弟是染了痒子病，没敢声张，都急着等您拿主意呢。”

“这还等什么！你这二管轮请个郎中大夫，还有谁能不准吗？”

“大哥有所不知，去年巡行此处时，大哥办差不在船上，兄弟仇思也病过，请了广州东西药局号称‘活菩萨’的孙逸仙先生。如今，大伙儿仍吵吵着，还想请他。”

“东西药局？东西药局……”侯酒满想起东西药局前，施药救难的那个戴口罩的孙中山，怔了怔，道，“那就接着请这位先生啊！”

黎元洪：“可那孙先生，虽说有药到病除的本事，但去年上船，也讲了许多民贫国弱、医人医国的道理。尽管二弟平生头一次听见那样精彩的演讲，不过也知道，其中不少的话有犯大忌。大哥，那孙先生甚至鼓吹……”

黎元洪冲侯酒满耳语：“革、命！”

侯酒满愣愣：“什么叫革命？”

“还不就是造反的意思。”

侯酒满眨眨眼，无语。

吴敬荣走上甲板：“老侯，大人不计小人过，那荔枝的事，本官放你几天假，找地方的乡绅摊派摊派，你也回趟家，接接那个大你11岁的老婆！哈哈……”吴等笑着与军官们离去。

“狗东西……”侯酒满欲扑，黎元洪慌忙抱住：“大哥，大哥……这或许是个办法。”

“屁的办法！小民百姓被搜刮得还不够凄惨吗？”

黎元洪接着道：“那也不能总这么不进不退地干耗嘛。弟兄们知道，您跟大嫂过得不好，可回趟家，见见老迈父亲，见见一双儿女，总是人伦常理。”

郊野。九岁的玉姑，头上插着朵白花，高挽裤腿，赤着双足，与五六个小儿举着竹枪、竹刀，追赶十岁的汤妹仔：“打清狗啊！打清狗啊！”

妹仔边跑边向身后扔着摔炮，烟土腾腾。

远处土丘上，侯酒满骑在马上，看得饶有兴趣。

妹仔在大树后绕了个弯，抓住玉姑，掏出木枪：“不许过来！否则，本清狗杀了这长毛小妖！”

玉姑道：“我是大刀秀姑娘！不是小妖！”

妹仔：“你降是不降？！”

玉姑：“不降！女中英雄周秀英，大红裤子小紧身，手拿大刀百二斤，塘湾桥上开四门！”

妹仔：“果真不降？”

玉姑：“宁死不降！”

妹仔举起木枪，“砰”地一声巨响，火光直冲。

侯酒满的马惊了，差点儿摔落，好不容易才驭使平稳。侯酒满惊愕地下马，走过来冲着妹仔道：“把那家伙拿来看看！什么东西，跟真的似的！”

妹仔将木枪背在身后：“不给！”

“给我！”侯酒满夺过木枪，翻来覆去地看，“哪儿捡的？”

“不是捡的！是我造的！”

侯酒满吃惊：“谁造的？你？”

“我！”

侯酒满：“……那炸得烟土腾腾的摔炮，也是你造的？”

妹仔夺回木枪：“是又怎样？！”

“……你是哪家小儿？”

玉姑：“阿爸，他叫汤妹仔，是将军府的。”

“你……你是玉姑？”侯酒满一惊，擦擦玉姑的满脸灰土，“……你，你头上如何插着这个……”他惊骇地看着玉姑头上的白花。

番禺墓地，新坟无数。披麻戴孝的侯酒满满目悲切，跪在一处坟前。碑上刻着——总兵侯武魁之墓。侯夫人跪在侧后擦泪：“贱妾愚笨，本可再等几日，让老爷见上父亲一面……”

侯酒满默默看着侧前。远处，香火朦朦，一个中国少年和一个外国传教士，从坟间向外抬着人。

番禺侯府花厅。13岁的正良、赤足的玉姑与侯夫人肃立，侯酒满垂头坐在桌边，过了一会儿，垂着头问：“良儿，刚才在坟场抬人的，是你吗？”

正良怯怯地：“回、回阿爸，是孩儿。”

侯酒满声音严厉：“为什么和洋人搅在一起？”

正良：“回、回阿爸，约瑟先生是传教士，他救过孩儿一命，孩儿想帮着他，再救旁人。”

侯酒满：“救人无错，我问的是，为什么偏要与洋人搅在一起？”

正良声音发抖：“约瑟先生说，上帝爱人，人人相爱……”

侯酒满“啪”地一拍桌子，抬头瞪眼：“混账东西！你是不是还入了什么洋教了？！”

正良“扑通”跪下。

侯夫人惊慌地说：“良儿没有入教，没有入教。”

“你管得好家！”

侯夫人亦“扑通”跪下：“贱妾无能……”

玉姑拉侯夫人：“阿妈……”

侯酒满瞪着玉姑：“你也跪下！”

玉姑：“孩儿为何要跪？”

侯酒满怒道：“一个女仔和一群男仔，到处舞枪弄棒地打清狗，唱反歌！看看你对面坐着的，是条什么狗？！”

“老爷息怒，老爷息怒。”侯夫人拉玉姑：“玉姑，快跪下。”

玉姑道：“玉姑不跪！阿妈在家这么辛苦，为阿爷进城抓药，脚都走出了血，可阿爸回来就拍桌子、瞪眼睛！”

侯酒满看看玉姑的赤足，瞪着侯夫人：“我问你，玉姑这般大小的女仔，是不是早该缠足了？”

侯夫人怯怯地：“……是，贱妾劝过多次，可……”

侯酒满：“‘娇男不娇学，娇女不娇脚’，这女仔如此疯癫、倔强，再不缠足管教，待长大了，还不成了个神憎鬼厌的男人婆？！”

玉姑：“玉姑就是不愿缠足！”

“你……”

侯夫人：“良儿，快带玉姑妹妹去书房读书，别惹你们阿爸生气。”

正良慌忙爬起，拉玉姑走。

侯夫人看着正良、玉姑离去，从袖中取出一张纸，放在桌上，重新跪下。那纸上有“休书”二字，下有侯酒满署名，中间却无正文。

侯酒满看着一怔：“你这是干什么？去年我不是喝多了嘛，胡乱写了这么一张。”

侯夫人：“老爷动怒，全怪贱妾。老太爷过世，贱妾不该那么快地举葬，有失孝德。不知老爷……不知老爷，是否要填写正文……”

侯酒满：“胡思乱想，你不敢耽搁，也是怕洋人那伤天害理的验尸。起来！”

侯夫人站起身。

侯酒满：“你我父亲，当年是营中兄弟，你不必总是贱妾、贱妾的。”

“是，老爷。”

侯酒满：“我父亲走时，留下什么话没有？”

侯夫人：“老太爷说，叫老爷回来后，救人，救人。”

侯酒满沉默一阵，挥了挥手。侯夫人怯怯地退出。

侯酒满呆呆地坐了片刻，从怀里掏出李鸿章的那张一万两的银票，看着。桌上有一磁钵，磁钵里装着亮晶晶的手枪子弹。他的手在里面抓拿着，双目悲伤地望着窗外……

他的脑海，又闪现出东西药局前的孙中山，及孙中山的呼号：“同胞们，大疫当前，国难当前，鬼神靠不住，官府也靠不住，我等只有自救自助，奋力图存……”

侯酒满似乎想明了一桩事情，将一粒子弹狠狠丢入钵内。

番禺城乡几乎一夕之间，突然冒出十几家称作“白身”的药局、棺局。侯酒满默默看了一阵那些为路人诊脉的医师和向外抬着棺木的乡民，悄然离去。

侯府内，玉姑大喊大叫地在庭院里赤足跑着：“我不缠足！我不缠足……我就是不缠……”两个小脚妇人在后面歪歪斜斜地追赶：“小姐，小姐，这也是为你好啊，‘裹小脚，嫁王公；放大脚，一世穷。’”“是啊，‘小姐下楼格登登，丫头下楼扑通通。’”

玉姑：“我就要扑通通，不要格登登！”

侯夫人在门边抹着眼泪，正良伤心地看着。

玉姑：“坏阿爸！坏阿爸！要缠叫他缠……”

“胡闹！”侯酒满走入，“门外围着一堆的人，看我侯府笑话！来人！把这小东西绑了！”上来两个家仆揪住玉姑，玉姑拼命挣扎：“坏阿爸！坏阿爸！你是清狗……”

侯酒满狠狠扇了玉姑两个嘴巴：“混账东西！老子就不信治不了你！拖进柴房！缠好了，三天不准吃饭！”

家仆拖着玉姑，玉姑连蹬带喊：“我就不缠足！就不缠足……”

正良跪下抱住侯酒满的腿：“阿爸，您就饶了玉姑妹妹，她不愿缠足就别缠了吧。”

侯酒满：“滚！读书去！”

这时，有个11岁的男孩走过来：“大姨父，缠足乃我汉民最令人不耻的恶习、陋习，玉姑妹妹有权天足。”男孩说着跪下，“求大姨父开恩！”

侯酒满一怔：“你是何人？”

侯夫人哀伤地：“老爷，这是妾身妹妹的儿子。刚刚得知，妹妹、妹夫也染了痒子，昨日双双病死了……”

男孩磕了个头：“魏可言举目无亲，投奔大姨母、大姨父。”

侯酒满看看：“一口的大话、狂话。看你人物似的，留下与良儿读书可以，但闲话少说。”

可言：“回大姨父，下走恐怕难与良兄读到一起。去年县里的童生试中，下走八篇文章全取，皆在前十。”

侯酒满怔怔地看看可言，冲侯夫人道：“你来一下。”随后大步走入花厅。侯夫人怯怯地跟进门。

侯酒满冷面冰颜：“听着，赶紧收拾收拾，明日天明之前，带着良儿他们速去惠州祖屋。”

侯夫人吃惊：“……老爷是要妾身，带着孩儿们逃难？”

“算是吧。”

侯夫人：“老爷正竭力救人，乡民们刚刚稍有安定，若是自家妻儿悄悄出逃了，怕是……怕是不妥……”

侯酒满蹙眉：“叫你走，你就走，哪来的这么多废话！”

“那……那老爷走吗？”

“啰嗦，快去收拾！到了惠州，记着好生管教儿女，尤其是玉姑那个孽种！”

“……是，老爷。”侯夫人偷眼看看侯酒满，慌慌出门。

是夜，玉姑被堵嘴捆在柴房的柱子上，双脚紧紧缠着布，倔强地扭着、哼着。侯酒

满在房前来回踱步，看了看片刻，走开。

可言、正良同情地看看柴房，看看侯酒满背影，可言道：“良兄，知道什么叫做革命吗？”

正良摇头：“不知。”

“可言今夜就领着你革命。”可言耳语一阵。

正良大惊：“不行不行！正良万万不敢！”

可言：“怕什么，你阿爸这等顽梗老朽的命，早就该革！你我救出玉姑妹妹，一同藏到我魏家的家庙去，吃喝穿用，全无问题。”

未过半个时辰，侯夫人哭着扑进花厅：“老爷，老爷，不好了，不好了！”

侯酒满放下酒杯。

侯夫人：“玉姑挣脱了绳子，拿了把柴刀要寻死，这可如何得了哇……”

“什么？！”侯酒满奔出门。

柴房内，玉姑将刀横在脖子上：“谁都不许进来！我是大刀秀姑娘！”家人仆妇站在门口，无人敢入。侯酒满冲过来，被家人拽住，“小姐，放下刀，快放下刀。”老爷，让小姐先消消气……

侯酒满愣怔地看着玉姑：“你！你！你个大逆不道的小畜生！”

“我不是小畜生！”玉姑晃晃颈前的刀，杏眼圆睁，“你敢再骂秀姑娘一句？”

侯夫人哭着将侯酒满拖走：“老爷，求求您，求求您，别逼玉姑，别逼玉姑……”

侯酒满在柴房前狂躁地踱着：“反了，反了，这女仔的性子如此暴烈，不缠足，将来定是太平军的那种大脚蛮婆！”

“不许进！不许进！谁都不许进来！”玉姑真的用柴刀割破脖子，鲜血流了下来。

“玉姑！玉姑！你不能啊！”侯夫人哭喊一声，晕了过去。

侯酒满不得不吼道：“放下刀！老子应你，不缠了！”家仆们扑进门。玉姑已瘫倒在地。

广州街道，一队清兵打着火把疾奔。吴敬荣骑在马上喊：“快！赶到那贼窝，前前后后地围紧，别让那老兵痞子走脱了！”

“噫！”清兵们飞奔。

直隶总督行署签押房内，日军侵朝的形势图前，幕僚们举着汽灯，李鸿章用放大镜看着，人进人出，气氛显得十分紧张。

章志腾进来，将一封电报放在案头，轻声道：“稟中堂，两广总督衙门询问，拿了那个挪用差银的侯酒满，是否全凭他们发落？”

李鸿章看着战图，未出声。

章志腾：“大人……大人……”

李鸿章淡淡地：“这里正忙着东洋鬼子，那等破事，少来烦我。”

两广总督衙门的牢房里，侯酒满负镣而行。走入监房，他不禁一怔：牢中一角，蜷缩着沉睡的汤妹仔。

侯酒满蹲到妹仔身边，捡起那支木枪看看。妹仔醒来，揉揉眼睛笑了一下：“阿叔，

您怎么进来了？”

“老侯还想问你呢，你这么个小东西，捉你作甚？”

妹子：“有吃的吗？阿叔。”

侯酒满从怀中掏出个酒壶：“只有这个。”

“……闻闻也成！”妹子看看，取过打开壶盖，边闻边笑着说：“我干掉一个洋兵。”

侯酒满一惊，眨眨眼：“什么？……你说什么？”

妹子：“一个洋兵在将军府故意踩死只鸡雏，妹子气不过，用只袖子做的炸弹，‘砰！’
哈哈……爽！”

“你……你把人家炸死了？”

妹子：“别提多爽，多好笑了，那洋兵倒下时，脸上又是黑，又是红，还有黄黄的柚子汤。
哈哈……爽！”

“好汉，好汉。”侯酒满抚着妹子的脑袋，“可小小的年纪，你这也是死罪啊！你是将军府的什么人？”

“我阿爸生前是瑞良的幕宾，春上，阿爸与阿妈患痒子病死后，瑞良将我留下吃饭、读书。”

侯酒满点点头，躺下：“你真是天生的制枪造炮的好手，可惜啦！……哎，妹子，听说过一种，叫做28珠连环铳的家伙吗？”

“28珠连环铳？”妹子摇摇脑袋，“没听说过。”

这时，狱卒喊道：“侯酒满，你家里来了！”

侯夫人提着食盒扑奔过来，隔着木栏，“老爷……老爷……”

“莫哭！”侯酒满取过食盒，递给妹子，“好汉，你先吃。”

“谢谢阿叔。”妹子毫不客气，大把抓着，吃着。

侯酒满看看侯夫人：“玉姑怎么样了？”

侯夫人：“没事了。老爷，乡里的百姓，正设法搭救老爷。”

侯酒满：“不必了，大疫之年，自保都已万难，何况我挪用了给太后办贡的银子，救也无用。你好生带着儿女。”

侯夫人抹着泪：“……老爷有话，尽管吩咐。”

侯酒满：“我侯门七世行伍，偏偏老侯的那个良儿生得绵羊一般，他这一生，若能平安度日，也算给侯家留了条老鼠尾巴的根。最让我放心不下的，是玉姑。‘男活脸，女活脚’，这女仔大脚，一世嫁不出去，难道将来做尼姑不成？”

侯夫人：“死生有命，玉姑自愿天足，老爷莫为女儿过忧。”

侯酒满有些诡异地看看侯夫人：“唉——老侯临刑那日，良儿、言儿不必到场，你只带着玉姑即可。若是这女仔能缠足送他阿爸，老侯死也瞑目了。”

侯夫人哀伤长叹。

是夜，牢房内，狱卒在各处点燃火把。黎元洪看着侯酒满喝酒，侯酒满显得兴致勃勃：“不错，不错，黄陂小子，你还能来探我。”

黎元洪：“大哥，您胆子也太大，孝敬皇太后的银子，您都敢……”



侯酒满：“放心！大哥死不了。”

“这样的事您都敢儿戏，还死不了？！”

侯酒满：“北方吃紧，广甲舰早晚要为李中堂所用。这关节上，开了哪个一品大员的缺，也开不了我这小小炮弁。”

黎元洪怔怔地：“您自己这样想想，快活到砍头那日，也无不可。”

侯酒满：“再说，‘天上九头鸟，地上湖北佬’，还有你在为大哥疏通呢。”

“我？我一个不见天日的二管轮？”

侯酒满搂住黎元洪的脖子，低声道：“大哥一直没有对上官举发，你是个长毛洪党的遗子遗孙……”

黎元洪：“胡说！”

侯酒满搂紧黎元洪：“黎元洪，黎元洪，这姓名的意思是：你原本姓洪。对不对？”

“胡说！胡说！”

侯酒满：“还有其他许多事证，放心，大哥不会乱讲。”

黎元洪：“人家好生来看你，你死到临头，倒欺负老实人！”

侯酒满大笑，看看妹仔：“记着黄陂，放人那天，大哥还有个条件，将这十岁的好汉一同放了。”

黎元洪气得朝外疾走：“真不该来！真不该来！你等死去吧！”

侯酒满开心大笑。

玉姑坐在房里含泪望着窗外，她手里拿着布条，赤着双足。猛然抱住两脚，嚎啕大哭。正良、可言与侯夫人站在门前，侯夫人含着眼泪：“玉姑，女人都有这一关的。玉姑，让阿妈帮帮你。”

玉姑哭着：“别进来！阿妈你别进来！要缠，玉姑自己缠就是了……”

“唉——”，侯夫人唉叹一声转身离去，喃喃着，“‘小脚一双，眼泪一缸’。”

玉姑抱着两脚，悲声唱着一首粤地民谣：“鸡公仔，尾弯弯，生做妇人太艰难，小小年纪缠脚足，一世活命无平滩……”

听着玉姑的悲唱，侯夫人回到自己房内，哀伤地从柜中取出两张纸：一张房契和那张空白的休书。不禁泪如雨下。

第二日，花厅内，几个乡绅看看房契，一乡绅叹道：“唉——侯夫人卖祖屋抵偿贡款，本来是个办法，可这大疫年景，有钱的逃命尚恐不及，哪里还有人愿意买屋置地？”

侯夫人：“求各位再想想办法，救救我家老爷。”

乡绅：“我等但凡有一丝法子，也不会忘恩背义，坐视酒满贤侄为救民而死。唉，实在是有心无力啊！”乡绅们唉叹不已。

乡绅又道：“侯夫人，我等家中还有病人，不得不告辞了。酒满贤侄大行那日，我等定当随夫人一同前往。”

“等等！”侯夫人突然大声叫道，乡绅们一怔。侯夫人痛苦地沉默良久，弱弱地问：“你们……你们是不是在寻找一位妇人……裸身……裸身抬棺？”

乡绅们大惊：“啊？！侯夫人的意思……是……”

此时，玉姑坐在一种专门用于缠足的椅子上，边哭边扳住绞轮，闭上眼睛，猛然狠心发力，只听“咯嘣”一声，左脚骨折，玉姑惨叫一声，晕了过去。

这一夜，番禺街道，烟雾蒙蒙，人头攒动，跳鬼的阵势愈发恐怖。侯夫人仅着肚兜、短裤，垂头扛着口小儿棺木，踉跄而行。巫婆持壶，四下扬茶，念念有词：“痒鬼阿公，你乃正派大神，羞看女子光身，快快回转地府喝茶，快快回转地府喝茶哟……”

围观的百姓手持燃香，或麻木，或惊愕地看着这情景，唉叹不止。正良哭着，可言怒目而视。

仍在府里的玉姑横下一条心，扳动绞轮，又是“咯嘣”一声，右脚骨折。玉姑惨叫一声，晕眩一阵，抱脚痛哭。

广甲舰作战室内，黎元洪看着瑞良、吴敬荣，小心翼翼地：“在下官卑职小，斗胆揣摩，李中堂既然来电催办供奉，想必也有命广甲从速北返的意思。而采办荔枝，往年不难，今日却是难上加难，果农们因鼠疫死的死，逃的逃，莫说极品的挂绿，就是次等的桂味、糯米糍、妃子笑，都欠打理。”

瑞良：“这话不假。”

黎元洪：“再则，这差事原本是侯酒满办砸的，将爷与吴大人半途接手，岂不是揽个冒烟的炸弹接着？”

“黎元洪！”吴敬荣一拍桌子，“本官知道你与侯酒满是拜把兄弟，你用不着拐弯抹角地为他脱罪！”

黎元洪扑通跪下：“下官只是为将爷、吴大人着想。”

吴敬荣丢过一张纸：“拿去看看！李中堂最新来电，批复广甲，将副炮弁拔正！那个老侯的狗命，岂是你个小小的二管轮所能保的？！”

黎元洪溜了一眼电报，彻底气馁。

刑场上，刽子手肃立。侯酒满走下囚车，四下巡睃。玉姑扶着侯夫人哭叫着。

侯酒满看着玉姑的脚。玉姑的一双鞋上，洒着鲜血。“……好妹仔，你总算缠了足，阿爸总算不再忧虑我儿未来。”侯酒满笑笑，话未说完，被推向断头台。

刽子手喝道：“跪下！”侯酒满不跪，望着远天。监斩官也喝道：“跪下！”刽子手使劲按压，侯酒满梗起脖子挣挺，望着远天咕哝：“倭寇小儿，你怎的还不打？”

监斩官问：“他在说什么？”

侯酒满远望着：“儿啊，你怎的还不打呢？”

话音未落，一匹快马驰来：“刀下留人——！刀下留人——！北洋李中堂急电，朝鲜军情吃紧，侯炮弁或许尚有一用——！刀下留人！刀下留人——！”

侯酒满看着来人方向，哈哈大笑。